



春秋別典 九十

漢書門			
四	九	〇	九
一	三	八	九
八	〇	八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四	漢	
〇	九	書	
八	〇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09	
冊數	8 ( 5 )		
函號	286	8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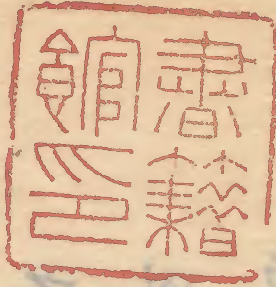
春秋別典卷之九

粵人 薛虞畿 輯

弟 薛虞賓 校

魯昭公 九年庚申在位三十二年  
周景王 四年

宰我聘于齊而及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



方將及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象坐  
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  
肱為良鑿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  
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  
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  
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魯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  
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

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美  
也願子詳所以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  
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  
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不可不慎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  
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  
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  
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與向曰吾始賀子  
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叔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  
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  
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  
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自大卿必有  
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維則以備不

虞乎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儉以  
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歎又何賀

楚靈王為申之命

四年事執齊慶封

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

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子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  
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  
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  
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辟臣從而劫之靈王饑  
而死乾谿之上

孔子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  
似益矣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教也有問曰已  
習其教可以益矣曰丘未欲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問曰有所穆  
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  
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  
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言文王操也  
訪樂于長弘長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

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仲肱而龜背長九尺  
六寸成湯之形體言必稱先生躬履謙讓洽聞強記  
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與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  
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長弘曰堯舜文武之  
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既而孔子  
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十八年  
陳悼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  
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具弟司徒

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  
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  
君四月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  
子棄疾發兵伐陳陳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  
陳八年事使棄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  
同傳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  
陳顛頊之族陳氏得政于齊乃卒亡句幕至于瞽  
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于今逆世世守之及胡公

周賜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  
未也其在齊乎

魯築即囿九年李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

成速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回尚可惡聞嬉戲之遊

罷其可治之民乎見傳

楚靈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  
亦云王亡靈王於楚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  
行遇其故銷人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已銷

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杭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微不能起十三年楚公子弃疾掩殺靈王而奪其位楚平王初在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採續哀公卒時年為元空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

視之及杜發書書之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仕窮乎窮乎窮也晏子卒在定九年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願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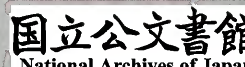
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母踰關小德出入可也

燕有左伯桃羊角哀者二人相友善也聞楚平王好士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罄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哀辭之桃曰子不我受同我于死無名可痛哉於是哀受之桃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乃言于平王脩禮以葬桃葬畢哀自殺  
許悼公疾瘡飲藥毒而死十九年事太子正自責不嘗藥

不立其位與其弟專哭泣啜粥益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費無忌一作無極復于楚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

也而楚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乘北方王自救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于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





因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

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

女之事恐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十九年無

建見左氏二十年潛

殺伍奢子昏奔吳

楚平王有臣曰伍子昏王殺其父而無罪奔亡而走

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

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于是紆身

而廼適闔廬治味以求親闔廬甚使安之說其謀果

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

時熟而不凶五宮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

而任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

死提矜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郢城之門

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鐘捷平王之墓昭王

失國而奔婁生虜而入吳

伍員亡楚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其主俗主也不

足與舉去鄭而之許問所之許公東南面而唾員再

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至江上見一丈人刺一小船  
將漁從而請為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姪族不告解十  
金之劍與之不受曰楚得伍員者祿萬擔金十鎰  
昔子胥過吾猶不取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半員過  
吳使又求之不得也每食必祭曰江上之丈人天地  
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為也而無以為矣名不可  
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唯江上之丈人乎  
楚遣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

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乃張弓  
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乎王欲國  
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  
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  
胥行至大江行哭林澤之中  
伍員與勝奔吳到闕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  
以索我美味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  
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

船從下方訴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  
有舟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  
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廬之漪子胥即止廬之漪  
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子心憂悲日已馳兮何不渡  
為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  
之乎濤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也乃謂  
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  
潛身十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飽魚羹益漿求

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曰廬中人廬中人豈非窮士  
乎如是至舟子胥乃出廬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  
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大  
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  
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  
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員者賜粟五百石  
爵執珪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  
急去勿留且為楚之所得子胥曰請大人姓字漁父

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  
得形于默何用姓氏為子為蘆中人我為漁丈人富  
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諸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盞漿  
無令其露漁父諸子胥行數步顧視漁人已覆船自  
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于中道乞  
食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茗中有飯子胥遇  
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  
米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張窮途少飯亦何罪哉

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盞漿長跼而  
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  
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盞漿  
無令其露女子歌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  
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  
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于瀨水矣  
伍子胥見王子光光惡其貌辭之伍子胥曰此易也  
願王子居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者予請說之王子許

子胥說之半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耕于野七年光伐王僚為王任子胥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鞭楚平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忌其父之讐也待時也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武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于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

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質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進二鼓操進三鼓為進形于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柁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頓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頂旁絕纓碩謂執法曰取鐵鎖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從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何如執法曰

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望見斬二愛姬驅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子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

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處心思士欲與共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泗逾淮越千里而戰者乎吳王大悅因鳴鼓令軍集而攻楚

子胥與要離見吳王吳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

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  
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  
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乎  
接飛鳥骨騰肉飛樹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  
馳不及射之間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  
曰子有意為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于  
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祿不  
盡事君之義懷室家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

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于慶忌必  
從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  
子焚棄于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于  
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曰闔廬無道王子所知今戮  
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  
囚王子之勇闔廬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于吳慶忌  
從其諫後三月棟練士卒逐之吳將渡江于中流要  
離力微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

忌慶忌頽而揮之三掉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  
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及于我左右欲殺之慶  
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  
二人執乃試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于是慶忌  
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  
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  
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  
夫人有三惡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

訖遂投身于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  
乎從者曰君其勿死以保爵祿要離乃斷手足伏劍  
而死

韓詩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于天下遇神淵而  
飲馬其僕曰飲馬于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  
其馬果死作說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  
蛟一龍而出雷神從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粟  
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于墓



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目。  
人怨不全<sup>作旋</sup>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  
可勝數。要離<sup>婦</sup>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  
我辱之入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  
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  
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  
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謂不肖一也。拔劍不刺。  
不肖二也。又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

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謹所不若者。天下惟子耳。  
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  
不及<sup>文</sup>猶若是乎。

中行穆伯攻鼓<sup>十五</sup>年事。弗能下。魏聞倫曰。鼓之嗇夫聞

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  
曰。不折一箭。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  
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君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  
賞乎。吾賞之。是賞佞人之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

而為佞雖得菽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  
宋元君夜半而楚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負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剗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賜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君元君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七劍迭而躍之五

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輒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  
戲者聞之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  
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懼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  
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公如晋卒于  
曲棟見左傳

二十五年宋  
元公將為昭

于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  
三板闔廬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板一曰于  
將一曰莫耶莫耶于將之妻也于將作劍采五山之

鍊精六合之金英候天閃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  
氣下降而金鍊之精不銷淪沉于是于將不知其由  
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于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  
有意乎于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  
須入而成今夫子得無得其入而後成乎于將曰昔  
吾師作治金鍊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鑪中然後成  
物今後世即山作冶麻徑毒服然後敢鑄金于山今  
若作劍不變化者其君斯耶莫耶曰師知鍊身以成

物吾何難哉于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于鑪中使  
童男童女三百人披素裝炭金鍔刀濡遂以成劍陽  
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  
出其陰而獻之闔廬甚重既得寶劍通會魯使季孫  
聘于吳闔廬使掌劍入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  
鏗中缺者如大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  
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  
可受乎不受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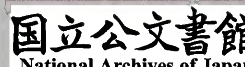
闔廬既寶莫耶復命于國中作金鈎令向能為善鈎  
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貪王之重寶也殺  
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于闔廬洎宮門而求  
賞王曰為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于衆夫子之  
鈎平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鈎  
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  
不知其所在于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羗  
積戎在于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于口兩鈎俱飛

着父之冒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于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吳有士曰張昏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昏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于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于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免闔廬聞之令吏行之張昏鄙曰吾義不同于譚夫吾固不受其任

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事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于是乃絕頭而死君子曰譚夫吾以其失士矣張昏鄙亦未為可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踵石之縣不移而其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吾家富獻子曰



吾甚賢惟有二士曰頌回茲無盧者使吾邦家安平  
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以養  
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獻子之  
富可者于春秋

襄公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襄公乃明  
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諸侯不來者依物怪  
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襄公周人之言  
方怪者自襄公  
按左氏哀三年劉氏范氏世為婚姻  
襄公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

為紂六月祭卯  
周人殺襄公

春秋別典卷九終

春秋別典卷之十

粵人 薛虞畿 輯  
弟 薛虞賓 校

魯昭公 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  
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于

室 二十六年  
卒昭王立

魯昭公棄國走齊 二十五年遊陽州二十齊君問焉  
六年以至身齊居于郕

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昭公曰輔弼無人誦諛  
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枚葉秋風  
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辨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  
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  
悔不肖者自賢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臨難  
而遽鑄兵澄而遽掘井雖速無益也於是昭公卒死  
於乾侯

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

諸方與人鬥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  
妻一呼即還子胥恠而問其扶何夫子之怒盛也聞  
一女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  
類愚者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  
上子胥曰因相其貌雄穎而深自虎膺而熊背子從  
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  
也進之于先得而禮待之二十七年  
弑王僚  
白善歸吳一作白  
即太宰嚭闔廬傷之以為大夫與伍胥共



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昏曰何見喜而信子  
昏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問河上歌乎同病相怜同  
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  
馬望北風而立驚鷺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  
所思者乎被離曰君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  
子昏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詔之為人膺視虎步  
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昏不然其言與之俱事

吳王昭二十七年楚殺卻宛伯  
州犁之孫詔出為吳太宰

吳伐楚子昏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將  
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用子常退子

期吳遂破楚入郢定四年

趙簡子春築臺于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  
趨種乎君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驟之臺夫雖欲趨  
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什罷臺後曰我以臺為急  
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于

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于人中必使我媿鐸  
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  
之道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于人中恐君之不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壁為遺于衛衛  
舛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天也今  
吾未以往而趙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園  
聚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  
今既已知矣乃輟園衛

簡子沈鸞徽于河曰吾當好聲色矣而鸞徽致之吾  
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徽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  
而鸞徽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  
也是長吾過而獨善也

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昏渠夜款門而謁曰  
王君之臣昏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  
不得則死董安于愠曰噫昏渠也期吾君騾請刑焉  
簡子曰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

仁平子是殺白騾取肝以與昏渠無幾何趙與兵攻  
翟廣門之官皆先登而獲甲首  
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  
不伐待者曰以趙之大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  
君若欲之請今夜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  
入于吾所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  
義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接趙之兵  
或謂趙簡子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

過何史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  
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伐過無日矣  
趙簡子問于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  
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  
曰信簡子曰天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  
蚤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于上也馬生牛牛  
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何  
也對曰其國教散其君幼弱其諸君貨其大夫比黨

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  
其士乃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于城上簡子欲得之陶  
君不與承盈直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  
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  
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  
為

趙簡子問于成摶曰吾聞平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

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  
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庶以  
不賈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  
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也遠者復親今臣不  
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  
變益上矣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  
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

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  
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何足以識之簡子曰  
善哉子之言

昔者周公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  
使人出問曰之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  
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  
也日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  
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大夫飲酒酣簡子

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知也簡子曰大  
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  
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唯唯而  
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  
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于亡  
矣是以泣也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  
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

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  
自儻恐有細人之心也博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  
懼家愈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

扁鵲

諸書俱作趙簡子時人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

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之曰告公孫友

與子輿曰吾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  
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

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筴于

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于穀

師

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

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

所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類三代

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拔我射中之熊死有羆來

我及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

兕在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

晉國且衰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西人于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名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

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筭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兕在帝側屬我有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兕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兕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草政而胡服并二國于翟簡子問其姓而送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隼魯有孔丘吾殺此二人則天下可圖矣于是乃召澤鳴犢隼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于魯孔子至何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隼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問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主傷其類也

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將至焉及阿聞鳴犢與隼之見殺也廻與而旋之衛息鄆遂為操曰周適良微禮棄凌遲文武幾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泉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鄆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楊因見趙簡子曰臣居卿三逐事君五去主好主故



春和別與卷下  
走來見簡子聞之絕食而欲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  
卿三逐是不用象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  
見逼矣簡子曰子不知也夫美女醜婦之讐也盛德  
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  
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  
也

却鞞之民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  
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

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不若勿捕  
捕而放之恩過不相捕

趙簡子從晉陽之却鞞中路而止別車吏進問君何  
為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  
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  
進諫董安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  
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以為後也簡子曰  
可謂內省外知人矣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  
乃書訓誡之辭于二簡授二子曰謹心之三年而問  
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詢其  
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于是簡子以無恤  
為賢立以為後  
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  
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  
路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卿至則子卿起曰此真

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足貴哉子卿曰  
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  
卿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  
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卿還曰已得符  
矣簡子曰奏之母卿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  
子於是知母卿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卿為太  
子  
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台邑山中澗深山如墻深百

仇因問其旁御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  
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安于謂然太息  
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後入澗之必死也則人  
莫之敢犯矣何為不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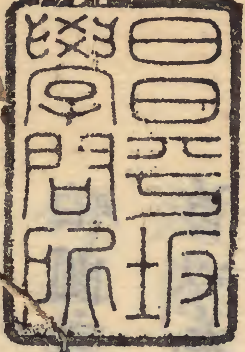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  
何也簡子曰是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  
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



左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日智  
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流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  
首以為飲器

簡子謂左右車席奉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  
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而履之夫美  
下即耗上妨義之本也

春秋別典卷之十終



春秋別典卷之十終

宋

